

木炭

卫斯理 著

珍藏版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珍藏版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珍藏版

木炭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木炭 / 卫斯理著. —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09. 1

(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: 珍藏版. 第三辑)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83 - 7

I. 木… II. 卫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2870 号

本作品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发行

中国大陆地区中文简体字版, 未经许可, 不得翻印

图字: 09 - 2008 - 040 号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(珍藏版)

木 炭

卫斯理 著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陈飞雪

装帧设计 袁银昌 夏 炜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3 字数 166,000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678 - 883 - 7 / I · 173

定价: 22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512 - 52397878

· · · 几句话

写了四十多年小说，论者将拙作分为三个时期：早、中、晚。此次出版的一批，属于早期和中期的上半。三个时期的创作风格有相当程度的不同，所以风评不一。本人并无偏爱，但读友对早期的作品，颇有好评，大抵是由于在早、中期作品之中，主要人物精力充沛，活力无穷，所以使故事曲折多变，小说也就格外吸引人。此次重新出版这批作品，正好让大家来证明这一点。

四十余年来，新旧读友不绝，若因此而能有新读友，不亦快哉！

史 雷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六日

• • • 序言

《木炭》这个故事，由于在台湾报上连载，和《头发》被改名为《无名发》一样，被改名为《黑灵魂》，这次删订校正，自然也把它改还原名，因为整个故事，都环绕木炭发生，正名之后，可以在一个看来十分普通的书名之下，看到一个诡异莫名的幻想故事，自然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。

这个故事，是卫斯理幻想故事之中，第一个直接承认了灵魂存在的故事。不对灵魂存在的现象作似是而非、根本无法解释的所谓“科学解释”，而直截了当，承认人的生命之中，有灵魂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，以不可知的方式存在。

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突破，以后，有许多故事，都以此为基础发展，和在这个基础上，用各种不同的设想，构成故事，假设灵魂的存在情形。

自然，到目今为止，一切的设想，还都只是假设，但只要承认了那种异象是事实，探索下去，总有一日，可以真相大白的，这正是书中主角卫斯理一贯的行事原则。

《木炭》的时代背景拉得极长，故事结构宏伟，本人对



之十分喜欢。

富余

卫斯理（倪匡）

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

又，在这个故事中首次出现的陈长青先生，后来成了卫斯理故事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一直到他“上山学道”之后，他的屋子还发展出了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。

• • • • 目录

• • • • 第一部	木炭一块交换同体积的黄金 • • • • 1
• • • • 第二部	纵横淮河流域的炭帮 • • • • 23
• • • • 第三部	谒见炭帮帮主夫人 • • • • 43
• • • • 第四部	蕴藏在—块木炭后面的隐秘 • • • • 63
• • • • 第五部	陌生人奇怪之极的要求和 行动 • • • • 87
• • • • 第六部	怪客的儿子对木炭有兴趣 • • • • 107
• • • • 第七部	那块木炭中有一个人 • • • • 127
• • • • 第八部	祖传大屋中的密室 • • • • 145
• • • • 第九部	关键在那本小册子 • • • • 165
• • • • 第十部	那本小册子记载的神秘事件 • • • • 187
• • • • 第十一部	木炭中有着一个灵魂 • • • • 213
• • • • 第十二部	灵魂发出讯号和人沟通 • • • • 233
• • • • 第十三部	灵魂的呼唤 • • • • 251
• • • • 第十四部	林子渊的经历 • • • • 267
• • • • 后 记	• • • • 283



木炭一块交换同体积的黄金

第一部



报纸上刊出了一段怪广告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让，价格照前议，有意洽购者，请电二四一二一五二七二四一八。”

我并没有看到这段广告。广告登在报纸上，看到的人自然很多，其中有一个，是我的朋友，这位朋友是幻想小说迷，自己也写点故事，以有头脑的人自居。他在广告登出的第一天就看到了，当天下午，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。

当我拿起听筒来时，我听到了一个明显是假装出来的、听来沙哑而神秘的声音：“卫斯理，猜猜我是谁？”

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去你的，除了是你这个王八蛋，还会是谁？！”

电话中的声音回复了正常：“哈哈，你猜不到了吧！我是陈长青！”

我立时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刚才所指的王八蛋，就是说你。”

陈长青大声抗议：“你这种把戏瞒不过我！你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王八蛋，事实上，你绝对未曾猜到是我。第一，我很少打电话给你。第二，以前在电话中，我从来也未曾叫你猜一猜我是谁。第三，刚才我在电话中的声音分明是伪装的，而平时我给人的印象，绝不作伪。从这三点，可以肯定你刚才未曾猜到是我！”

这一番故作缜密推理的话，真听得我无名火起，我对着电话，大喝一声：“陈长青，有话请说，有屁请放，没有人和你讨论这种无聊的事！”

陈长青被我骂得怔了半晌，才带着委屈的声音：“好了，

干吗那么大火气？”他顿了顿，才又道，“你对那段广告的看法怎么样？”

我问道：“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“啊哈”一声，道：“我发觉你脑筋退化了！这样的一段广告，如果在若干年之前，一定会引起你的注意，而现在，你竟然……”

我不等他讲完，就道：“你干脆说吧，什么广告？”

陈长青笑着：“我不说，考考你的推理本领，给你一点线索：我平时看什么报纸？为什么你竟然会没有看到这段广告，为什么……”

我不等他再“为什么”下去，老实不客气，一下子就放下了电话，不再去理会他，因为我实在没有什么心情，来和他做猜谜游戏。

我估计陈长青可能会立时再打电话来，痛痛快快地将他要告诉我的事说出来。是以在放下了电话之后，等了片刻。

可是电话并没有再响起来，我自然也不加理会，自顾自又去整理书籍。当天下午，我将不要的书，整理出一大捆来，拎着出了书房，抛在后门口的垃圾筒旁。

这时，已经是将近黄昏时分了，我放下了旧书，才一转身，就看到一辆汽车，向着我直驶了过来。

我住所后面，是一条相当僻静的路，路的一端，是下山的石级，根本无法通车。那辆汽车，以这样高的速度驶过来，如果不是想撞死我，就一定是想自杀。

我一看到那车子直冲了过来，大叫了一声，立时一个转



身，向侧避了开去。

车子来得极快，我避得虽然及时，但车子在我的身边，贴身擦过，还是将我的外衣钩脱了一大幅。

我才一避开，看到车子继续向前冲去，眼看要冲下石级去了，才听得一阵尖锐之极的刹车声，整辆车子，在石级之前，连打了几个转，才停了下来。

刚才我避开去之际，由于匆忙，并未看到驾车的是什么人。这时，车子停了下来，我心中充满了怒意，站着，望定了那辆车子。

车子才一停下，车门就打开了，一个人，几乎是跌出车子来的。他出了车子之后，扑跌了一下，但立时挺直了身子。只见他不住地喘着气，口和眼，都睁得极大，神情充满了惊恐，面色煞白。由于他的神情是如此惊骇，以致我一时之间，竟认不出他是什么人来。直到他陡地叫了一声：“天！卫斯理！”

他叫了一声，我才认出他就是陈长青！我又好气又好笑，向他走了过去：“你干什么？想杀人？还是想自杀？”

我一来到他的身前，他就陡地伸手，抓住了我的手臂。

他抓得我如此之紧，就像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，抓住了一块木板一样。

陈长青这个人，平时虽然有点神经过敏，故作神秘，可是照如今这样的情形来看，却也不像是做作，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极其异特的事，才会如此惊骇。

一想到这一点，我便原谅了他刚才的横冲直撞：“什么事？慢慢说！”

事实上，这时我要他快说，他也说不出来，因为他只是不断喘着气，面色煞白，我伸手拍着他的肩头，令他安定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缓过气来：“我……刚才干了些什么？”

我扬着被扯脱了一半的上衣：“你看到了？刚才你差一点将我撞死！也差一点自己冲下石级去跌死！”

陈长青的神情更加骇然，四面看着，他那种紧张的神情，甚至影响了我，连我也不由自主，变得紧张起来。可是街上根本没有人，我也不知道陈长青在紧张些什么。

陈长青仍在喘着气：“我们……我们……进屋子去再说！”

我和他一起回到我的住所，他一直紧抓着我的手臂，一直到关上了门，他才松开了我的手，吁了一口气。我先给他倒了一杯酒，他一口将酒喝完，才瞪着我：“那段广告！”

那段广告！我早已将他的电话忘了，也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广告！

我只好说道：“哦，那段广告！”

陈长青自己走过去，又倒了一杯酒，再一口喝干，才抹着嘴：“难道你不觉得这段广告很古怪？”

我摊着手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很忙，不知道你说的那段广告是怎么回事！”

陈长青瞪大了眼望着我，像是遇见了什么奇怪的事一样。我笑道：“你平时就有点神经过敏，我不能为了你的一个电话，就去翻旧报纸！”

陈长青叫了起来：“不必翻旧报纸，它就登在今天的报纸上！”



我坐了下来，随手在沙发旁边的茶几上，拿起今天的报纸来，问道：“好，这广告登在什么地方？”

陈长青在我对面坐了下来：“分类广告的第三页，出让专栏上。”

我翻看报纸，找到了他所说的那一栏。报纸上的分类广告，没有什么人会去详细阅读它，除非有特别目的。陈长青何以会注意到这一段广告？也很奇怪，因为广告很小。广告的内容是：“兹有木炭一块出让……”

我看了那段广告，皱着眉。的确，广告很怪。“木炭一块出让”。木炭值什么钱？登一天分类广告的钱，可以买好几斤木炭了！根本不值钱的木炭，有什么理由弄到要登报出让？

任何人一看到这段广告，都可以立即想到这段广告的内容，一定另有古怪之处，绝不是真正有一段木炭要出让。而且，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也是开玩笑，长达十二个数字。世界上，只怕还没有什么地方的电话号码，是十二位数字的。

我抬起头来：“嗯，是古怪一点。但是再怪，也不至于使你害怕到要自杀！”

陈长青尖声道：“我没有想自杀！”

我道：“可是你刚才这样驾车……”

陈长青道：“你听我说！”

广告登在报上，看到的人一定很多，每一个看到的人，都会心中觉得奇怪。但也一定止于奇怪而已，事不关己，不会有什么人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。

但是看陈长青的情形，他显然不只是心中奇怪，一定还做

了些什么。

我道：“你在看到了这段广告之后，做了些什么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首先，木炭没有价值，所以，在这段广告之中，我断定，木炭只不过是某一种物品的代名词。”

我点头。陈长青这时，神态已经渐渐恢复了常态，看到我点头同意他的推论，他更十分高兴：“其次，虽然说这是一段广告，但实际上，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通讯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，稍有疑惑之意。陈长青忙道：“你看，‘价格照前议’。有一个人，用甲来代表。甲，有一样东西要出卖，已经和买家接过头，但是交易没有完成。过了若干时候，甲又愿意出让了，所以才登了这段广告，目的是想通知曾经和他谈过交易的买家。”

我在他的膝头用力拍了一下：“了不起，你的推理能力，大有长进！”

陈长青咧着嘴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我觉得十分好奇，想明白‘木炭’究竟代表了什么，所以，我就打电话去问。”

我眨着眼：“等一等，那十二个数字的电话号码，你可以打得通？”

陈长青现出一种狡狴的神情来：“只要稍为动点脑筋，就可以打得通！”

我闷哼了一声，他老毛病又来了，不肯直说！要是他陈长青动了脑筋就可以想出来的事，我想不出来，那我好去死了。

我低头看着广告上的电话号码，十二个数字。本地绝没有十二位数字的电话号码，本地的电话号码，是六位数。那也就



是说，刊出来的电话号码，每两个数字，才代表一个数字。

将这十二个数字分成每两个数字一组，我立时发现，每两个数字，都可以用三来除。而且，每两个数用三一除之后，就变成一个数字，结果是得到了六个数字的电话号码。

我笑了笑：“不错，每两个数字除以三，你得到了电话号码！”

陈长青望着我，好一会，他才道：“你想得比我快，我花了足足一小时。”

我挥着手：“你打电话去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陈长青苦笑了一下：“我……现在十分后悔，真不应该那么多事！我惹了麻烦！”

我扬了扬眉：“嗯，黑社会的通讯？”

陈长青摇头道：“我不能肯定。我推算出了正确的电话号码，心中十分兴奋，就打电话去，电话铃响了很久，才有人来接听，对方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，问我找什么人。我道：‘有木炭出让？我有兴趣！’那妇人停了片刻，在这段时间中，她像是捂住了电话听筒，在和另一个人商议。然后，她才道：‘价钱你同意了？’”

我盯着陈长青，陈长青又苦笑了一下：“我这时若放下电话，那就好了，可是我却继续下去，因为我觉得十分好玩，我道：‘同意了。’”

我插了一句嘴：“究竟是什么价钱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当时我心中也这样在问自己，是什么价钱？如果知道了是什么价钱，对木炭代表着什么，就可以有一个概

念。可是我却不能直接问对方是什么价钱，因为‘价格如前议’，真正的买家，应该知道价钱。”

我道：“那你可以采取迂回的方法。”

陈长青用力拍了一下沙发的扶手：“我就是采取这个方法，我问道：‘价钱我同意了，但是怎么付款？你们要支票，还是现金？’”

我笑道：“对，这办法可不错。”

陈长青瞪了我一眼，道：“不错！我几乎出了丑！我的话才一出口，那边老妇人的声音就道：‘黄金！同样体积的黄金！’”

我陡地一呆，望着陈长青，陈长青也望着我。我不明白“同样体积的黄金”是什么意思，从陈长青那种神情看来，他和我同样不明白！

我“哼”了一声：“怪事，木炭和黄金，同样用体积来计算，真是天下奇闻！”

陈长青道：“可不是，当时我呆了一呆。一听得这样的价钱，我心中的好奇更甚，几乎不假思索，便道：‘好的，我带黄金来，在什么地方一手交金，一手交货？’我故意说‘一手交货’，不说‘一手交炭’，是暗示对方，知道木炭只不过是一种掩饰，一定另有所指。那老妇人并没有说什么，只是道：‘老地方！’”

我笑了起来：“你又有麻烦了，老地方，你怎么知道什么地方才是老地方？”

陈长青道：“是啊，我根本不知道‘老地方’是什么地方。